

活下來的理由

林有利坐在河堤公園一張石椅上。

早些時候，落日餘暉自薄薄雲層穿透而下，篩出了柑橘色光線，投映到眼前的河流。這河以一條巨蟒樣貌蜿蜒貫穿整座城市，白天黑夜，日頭和月光輪流照射，鱗片有時閃銀亮，有時透出油黑色澤。當滂沱大雨將至，烏雲滿布，覆蓋城市每個角落，連邊界也不放過，這時河流就跟著晦暗無光，陰沉緩慢。

十一月下旬，這座城白晝依舊稍嫌炎熱，向晚溫度轉涼，緊鄰河堤的石椅漸趨堅硬冰寒。石椅前方粗實不鏽鋼鎖鍊波浪般起伏，浪與浪間以一根又一根約和膝蓋同高的鐵欄杆連結。這些鋼鐵波浪攔成一道長堤，將河與人做了某種阻隔。

到了晚飯時間，林有利還沒吃任何食物，已經喝完兩罐啤酒。

喝兩罐啤酒對林有利來說算不了什麼。有時在工地，一群泥水師傅休息時聚在一起喝酒，他遠遠聞到氣味就靠近。每個場子有不一樣的酒精文化，有些喝阿比，有的喝蔘茸酒或者啤酒。他都能接受，但還是比較喜歡啤酒。

林有利身形瘦小，只要脫掉外衣，前胸兩邊肋骨根根分明，凹陷肚腹像整組內臟都被挖掉了那樣癟塌，後背也是，肩胛骨明顯突出，整個人枯瘦猶如地獄餓鬼。他在不同工地間穿梭，戴頂黃色工程帽有模有樣地向看起來好說話的工頭自我推薦，說可以用便宜工錢負責整理工地，通常也都能順利拿到機會。

他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當他癩著腿在工人們喝酒吃點心的地方走動清理，他們見他那模樣，大多會邀他：「喂，跛腳的，要喝一杯嗎？」林有利就丟下掃具，前腳拖著後腳進入他們行列。

林有利盤算，住在斜對門的許萬年領月底錢，應該就在今天，他會來敲林有利的門，兩人一起下樓到隔壁巷子海產店吃喝一頓。

一陣風從河流另一端朝林有利吹來。風勢不猛烈，但挨到林有利時他打了個

哆嗦，全身寒毛直豎，起了陣雞皮疙瘩。他撿起地上那個捏扁的鋁罐，往河裡擲。他的力氣不夠大，鋁罐甩出去，先在弧形鐵鍊上輕噹一聲，掉下，而後才滾落河裡。

月代替了日，進入夜的領域，天際浮出幾顆星。

河面寧靜無波，跟大地顏色融合轉暗，猶如黑鏡映出對街大樓逐一點亮的燈火。林有利背對河堤，往家的方向走。公園步道兩邊沿途種植七里香，花期還沒完全結束，白色小花零落開放，幽微清香在空氣裡面薄霧一樣瀰漫擴散。

他穿越公園，在出口前方人行道上停等紅燈。

綠燈亮了，秒數不多，他盡可能大步走。住的大樓離河堤公園不遠，只兩條街就抵達。那區曾是城市裡最繁華地段之一，霓虹燈閃爍，整條街各類店家齊備，賣鞋、賣衣服、百貨商行、美容院，還有影城和舞廳，一應俱全。後來沒落，隔著河，商業圈跟著政治中心轉移，搬遷的搬遷，有的乾脆關門閉店。

林有利住的大樓宛如整座街區的縮影。

大樓屋齡將近四十年，林有利和許萬年住六樓。林有利五年前搬來這個城市這棟大樓，就是同學許萬年介紹的。他們兩個國中同班，生日隔一個禮拜，座號相差一號。

離家前，林有利只留了張字條給媽媽。

「我在外地找到工作，你不用找我，該回來的時候就回來。」

背著簡單行李，林有利下午抵達城市。那日城市灰濛，厚實雲層像吐司上面結滿黴菌那樣凝集天際，彷彿隨時可能打起響雷落下大雨。事實是連一點雨絲也沒有。他走出車站，坐在摩托車上的許萬年向他招手。從中學後就沒怎麼長高的林有利走向許萬年，他拐著腳前進，許萬年突然有種他們都還停留在二十多年前滿臉痘子那時期的錯覺。

許萬年載著林有利，他們離開車站範圍，先通過站前那條大馬路，然後許萬年轉了彎繞幾條小巷走，最後一次小巷騎到底就見到河堤旁那條筆直道路。

「那就是這個城市最大地標。」許萬年手指那條河。

林有利沿途就如一個孩童初到遊樂園那樣打開所有感官去接受並體會。

失望很快隨之而來。他們抵達，林有利眼見自己將要住進去的大樓，外牆馬賽克磁磚多處脫落，就像得了癩病的癩皮狗。大約在四、五樓那裡，不但沒磁磚，還焦黑一片，似乎是失火後留下的痕跡。幾戶人家把衣服曬在陽台，雖然沒有雨卻有不小的風，一陣一陣吹，衣服就如彩色幡幟翩翩飄動。他特別注意到其中一個窗口，窗框上沒有玻璃片，有棵樹竟從屋內朝外向著天空挺出它的枝枝葉葉。

通過紅綠燈，從路口數來第三間有人吵架。屋子裡傳出杯盤被丟，接著物品碎裂的聲響。林有利見過那對男女一起出入大樓，不過從沒弄清楚他們是情侶還是夫妻。

林有利走進大樓交誼廳。交誼廳日光燈兩座壞掉一座，就連好的那座也有支燈管偶爾閃爍，狀況不佳。這棟大樓沒有管委會，生滅變異照時程和命運走，燈壞了就等哪個慈善團體前來修繕。之前還有組桌椅，一個中颱帶來強風暴雨，馬路成了溪，雨水先漫進騎樓再湧入大廳，那組桌椅在水裡泡了一天一夜，後來有人發現它們腐爛發霉了，幾戶人家才合力抬走丟掉。

廳裡有團人馬圍攏，他們坐在地上喝酒玩四色牌。人群中有個平頭男，幾週前剛出獄，住在七樓。剩下的幾個男女他見過幾次，但不太確定住哪一間。

平頭男見林有利進來對他點了個頭，林有利舉起手表達回應，快速通過他們，朝右轉向走廊。大樓前棟左右兩側各有一座電梯，左邊那個早壞了，非得要使用，就要坐右邊那個。右側那座有時也故障，每次都是住八樓的阿玉邀大家出錢修理。

許萬年說阿玉年輕時是這附近的舞廳紅牌。她六十多歲，稀疏的幾根眉毛裡頭有棕灰色紋飾痕跡，從兩邊眼瞼描出的黑眼線或許曾經撩人，只不過褪色了。他喜歡阿玉的嘴唇，就算老了，厚薄剛好還是性感得要命。每次她搽上比

紅玫瑰再深一點顏色口紅來找林有利收修電梯的錢，或者問他要不要一起去吃飯喝酒的時候，他看著那枚艷麗紅唇開開合合就無法拒絕。

電梯在走廊末端。長長廊道燈光幽暗，一隻斷尾壁虎貼在牆壁頂端伸頭答答地叫。林有利拖著步伐慢慢往最深處走，投在廊上的影子像從地底冒出來的鬼魂，一副陰森森樣貌。電梯燈號是亮的，電梯沒壞掉。林有利鬆口氣，吐出微微酒味。

電梯門旁牆壁有張告示，紅紙黑字寫著「請住戶大德不要在電梯裡面亂吐檳榔汁」。樸拙的筆跡是阿玉找來簽字筆題上去的，但有人用檳榔汁在「不」字抹了個大叉叉。他按了上樓鍵，等待倒三角形抵達一樓然後轉換方向。

門一開，光束散射出來，比走廊的燈還亮。走入電梯，不鏽鋼門從兩側併闔，電梯四壁映照出的全是他自己，林有利有種既寂寞又沉重的感覺。有時，在這短短的時間內，他會突然想起媽媽，以及她說過的一些話。離鄉這幾年，他沒有打過任何電話回去，他不知道除了第一聲叫媽媽之外，接下來還能提及些什麼。

電梯緩慢往上升，直到六樓。門一開，住在隔他兩間遠的阿婆正要下樓。林有利問阿婆你食飽未？阿婆抬頭看他但沒回答，只是笑。她重聽，耳朵不夠靈，眼睛也不好了，她知道林有利跟她打招呼，所以朝他笑。林有利也沒期待她的回答，或者說他沒耐心等她確認問題後回答。

林有利先去敲許萬年房門，「喂，萬年仔，你在嗎？」

沒人應答。

他又敲一次，「喂，萬年仔，是我啦，有利啦。」

得不到回應，林有利回自己房間。他拿出口袋裡的鑰匙要開門，手一摸才發現門沒鎖。沒有鎖其實也還好，他沒什麼財物可被偷，除了床墊下塞了一些救命鈔票，最值錢的大概是電視機，那是接收前一個老房客的遺物來的。

關上房門，他走近窗戶，唰的一把拉開綠色布簾。這棟大樓室內收訊不

好，要打電話總要靠窗，他拉了把椅子到窗邊，坐下，撥打電話給許萬年。

隔著那口窗，城市之河就在不遠處。他看不清水的流動是慢或者快，但見那條溫柔的蟒靜伏在那兒，身上點點鱗光閃爍。

「喂，萬年仔，我有利啦，晚一點要不要去小吃部喝一杯？」

「你知道我領錢喔？我差不多要收尾了，等我回去我們再喝。」許萬年在那頭回應。

林有利說好之後掛斷。他身上沒什麼錢了，也只能等待。

他將晾在陽台上的幾件衣服收下來，撿出稍等要穿的，剩下幾件丟在床上。他的衣物不多，再怎麼丟也佔不了整張床。那些衣褲大都是從故鄉帶來的，來到這座城市這麼多年，他沒買過多少衣物，有時候許萬年還把他穿過不要的或者穿不下的送給他，他也不嫌就收下來。不過那些接收來的衣服褲子，對林有利來說都過大了，搭在他身上鬆垮垮的，撐不起樣子。

他躺在床上滑手機，用看影片的時間打發酒還沒喝進肚子裡的空虛感。轉換影片之際，門外走廊有聽起來像是動物集體奔跑的聲音通過。大樓走廊沒有地毯，不管是腳步聲、行李滾輪或拖拉箱子的聲響經過，都會清楚呈現出位置與前行方向。林有利猜測是一群老鼠，可能是從廊道盡頭那幾間空屋裡跑來的。那裡已經荒廢好幾年，屬於同一個屋主，但雖說是荒廢，也不算是空屋，反而堆滿了各式各類雜物，雜亂疊放成小丘那樣的存在。

那聲響通過後沒多久，四周回復到原本寂靜。

滑著螢幕的手有點緩慢下來，林有利快要睡著了。

這時門板外傳來聲響，「有利啊，我回來啦。」

林有利頓時精神，從床上跳起來說：「來啦。」

門外，許萬年手上提了只塑膠袋，裡面有啤酒和鹹酥雞。

「幹，不是要到外面吃？」

「吃不夠才閣講啦。」許萬年邀林有利跟著他回房間。

許萬年房間除了床、衣櫃，還有一組長形矮櫃，上面放置電視、電鍋和烤箱幾樣小家電。剩下的空間，擺了一張方形淺花紋的折疊塑膠桌和兩把椅子，他們將所有酒和食物擺放在桌上。

「有利啊，你先吃，我全身髒，要去洗澡。」

林有利仍然等許萬年洗出來才吃。

他們拉開啤酒拉環，咕嚕咕嚕大口喝，又拿著細竹籤戳著一塊塊雞肉往嘴裡塞，咀嚼，然後吃下肚。

「剛才我回來，路口算來第三間那對又吵架，丟盤子丟杯子的。女的很大聲，嚷到外面都聽得到。」林有利說。

「夫妻吵架很正常，又不是殺人放火，有什麼關係？」

「那女的看上去就是個刺查某。」

「你也管太多，人家是不是刺查某跟我們也不相干。」

聊完別人閒事，他們各自喝了幾口酒幾塊食物。

「萬年啊，你這幾年應該賺不少吧？」林有利看著許萬年但手沒停，戳塊雞肉入嘴後又吞落一口酒。

「幹嘛問這個？」

「我今天在公園坐了很久，我在想，我們來合作好不好？」

許萬年灌酒入喉，等林有利繼續說。

「我們來開個兩人公司。」林有利瞧許萬年的臉，等他反應。

「你吃飽太閒是不是？」許萬年顯然對這項提議沒興趣。

「我們離鄉背井到這裡，到現在都幾年了，還沒拚出個什麼名堂，以後回故鄉要怎麼交代？」

「一人一款命，是要交代什麼？」

許萬年叉了米血入口。他認識林有利多年，從沒想到他會有想振作的這天，他以為他只喜歡撿別人不想要的爛事做。

「以前我老母常抱怨，說我老爸那麼好的人死了，像我這樣欲食毋討趁，到底有什麼理由活下來？」

「有利，你清工地賺不了多少錢，又那麼愛喝酒，我們怎麼合資？你當作開公司那麼容易？那麼好營運？每樣每項都要花錢開銷，不要以為兩人公司就可以過老闆的癮，沒那麼好賺啦。」

林有利感覺剛喝下的那口酒有些苦澀，閉嘴不再提合夥的事。

他們喝完酒吃完消夜已是九點多。林有利把啤酒罐捏扁，裝進塑膠袋裡，剩下的垃圾交給許萬年處理。他說：「萬年仔，你休息，我把這袋拿去給樓下阿婆回收。」

許萬年醉了，他酒量沒有林有利好，一兩罐下肚滿臉通紅，就開始起酒疹全身癢。他朝有利撇撇手，意思是隨你怎麼做都好，讓我睡覺吧。

林有利走出許萬年房間，他覺得酒癮還沒滿足，想再回房間翻翻看還有沒有零錢可用。他把那袋空啤酒罐放在門外地板上，開門進去翻了一陣，找到幾個十元銅板，算一算買瓶酒還有零頭可找。

他拎著那袋垃圾，一路鏗鏘鏘鏘朝電梯方向走。心裡盤算要怎麼樣存錢，才能早一日夠本跟許萬年合開一間清潔公司。

林有利下樓，大廳原本圍坐賭牌的那些人都散了，留幾張舊報紙和空酒瓶在地上，他抓起報紙和酒瓶，眼睛瞄到阿婆就在騎樓角落整理回收垃圾。阿婆有兩個黑色大塑膠籃，放在大樓外面牆柱下，隨便鄰居要給什麼東西回收，只管都堆進去就是。她時不時坐在矮凳上整理那些瓶罐紙張，遇上人家來丟回收垃圾，她就笑，露出沒有牙的嘴。有時籃子裡被誰丟進一般垃圾，阿婆也不氣，老手一伸就撿出來，再往旁邊另一個大垃圾袋扔。

他把報紙摺了兩折放在阿婆正忙著的紙堆上，接著將塑膠袋裡的啤酒罐倒到塑膠籃裡。他晃動袋子幾下，酒瓶匡噹碰撞出清脆聲響。他指著放進塑膠籃的啤酒罐說：「阿婆那些給你，這些我拿去超商換一瓶酒喝。」

阿婆看懂了露嘴笑。她說話，聲音像嘴裡含了一塊極為軟嫩的豬肉那樣不清不楚，「緊去緊轉來，毋通淋傷濟。」

林有利的跛腳拐遠了，乾燥的冷空氣和阿婆的話讓他走起路輕鬆許多，能喝到下一罐酒更讓他不自覺浮起笑容。

他到超商，先換了退瓶費，再到冰箱前面晃晃看看。拉開飲料櫃握把，涼意溢出，裡頭是成排成區不同品類的啤酒。他通常拿喝慣了的台啤，其他酒再高級再貴，他也不見得愛喝。

離他不遠處，那個跟丈夫吵架的女人也在選酒。她挑的是比較貴的那一排，拿了就走。林有利沒有多看她幾眼，但留意到她只一個人，丈夫不在身邊。林有利想，後來下樓沒聽見吵架聲，應該就是鬧完了，萬年說的對，人家夫妻吵架很正常，別多管閒事。

他結帳完步出超商門口，見那女人還沒離開，就坐在超商外的露天座椅上翹著腿抽菸喝酒。他當作沒看見，要繞過她等紅綠燈過馬路。

女人說話了，「笑死人，跛腳仔一工趁沒幾仙錢，亦綴人揸酒欸。」林有利沒理會她的酸語。那女人擰熄手上香菸，也沒看他就把菸屁股朝他所在的方向丟去。

街的對面，女人丈夫站在斑馬線邊緣，往他們這頭瞧。女人絲毫沒注意，握起桌上酒罐往嘴巴倒。

綠燈亮起，男人猛衝向這頭。他擦過林有利，刷出一陣利風，抵達女人的位置後，喝斥著掄起拳頭打算拚鬥。林有利邁著腳步往那棟破舊的大樓前進，只想回到自己房裡好好喝完手中那瓶酒。

騎樓裡沒有人走動。阿婆整理好回收物已經離開，小凳子倒蓋在大塑膠籃上。整條通道空蕩蕩，只剩胡亂擺放的腳踏車和摩托車。那些車輛有的報廢許久，無人聞問，附有籃子的，幾乎都放了垃圾，包括傳單、喝完或沒喝完的飲料罐，沾滿番茄醬的塑膠袋，甚至是發霉的果皮。一些車的輪胎是癟的，椅墊

有傷，海棉被大塊掏出，連被偷的價值都沒有。住戶們把這些當成日常風景，太乾淨反而不習慣。

林有利這天第二次往返這棟大樓，此次沒有聽見任何奇怪聲響，不再遇見任何人。他拿鑰匙打開自己房門，裡面物品擺放和出門前一致，所以先前門沒鎖，應該就是自己的遺漏了。他口有點乾，先灌了杯水又洗了個澡，從床上拿乾淨衣褲穿上，打開電視開關。

一按下遙控器，螢幕裡歌唱節目的幾位主持人嘰嘰喳喳聊歌曲創作背景，林有利沒興趣聽。他轉到另一台，是美食節目，剛巧介紹的是故鄉特產，他放下遙控器，停留在這個節目，然後拿開瓶器撬開瓶蓋，咕嚕嚕倒進玻璃杯裡。

午夜過後，整座大樓像是掉入了一個探不到底的深沉而趨向靜態的漩渦。林有利看著口齒流利的主持人介紹家鄉美食，把啤酒一口口喝到肚子裡去，酒也隨他和大樓在漩渦裡極緩慢捲著繞著。

節目接近尾聲，主持人和一個在地美食達人抵達漁市。他們在一間賣蚵仔煎的小攤位前停下，訪問老闆娘，並點了一份招牌蚵仔煎。面對鏡頭，背對人來人往的市場攤位與人潮，他們端起一盤蚵仔煎準備品嚐。一位路人甲從旁提菜籃經過，主持人邀請路人甲入鏡一起吃吃看。路人甲轉身面對鏡頭，林有利全身感官倏地醒來。是媽媽，她在螢幕前堆笑，說這家蚵仔煎攤是當地老店，說他們一家三口都是這間店的老顧客。

媽媽從主持人手上接過蚵仔煎和竹筷，俐落撥切並夾起一塊要往嘴裡送。鏡頭帶進媽媽和食物，盤子裡橘紅色特製淋醬下的蚵仔隱約可見，不規則的麵餅邊緣煎到焦脆。林有利這頭彷彿也聞到了那股焦味。

林有利確實嗅到了一縷燃燒的氣味。

那氣味不對勁。

他吸吸鼻子，探尋來源，接著放下手上酒杯，站起來，往窗邊走。

暗藍夜色裡，那條身軀微擺的河仍安穩躺在不遠處。林有利開窗，頭向外

左右探看。有煙霧飄來。那些既灰又黑的氣體，從大樓左側上下幾個窗口與縫隙噴冒出來，他不知道火勢究竟是大還是小，煙在外頭隨吹過的冷風傳到林有利這裡。

他回身去掀床墊，從底下抓出藏在那裡的鈔票，塞進褲袋，接著又拿桌上的手機和裡頭只剩幾張證件的皮夾。他甚至沒有關掉電視機就衝出房間，開口大聲喊叫火燒矣火燒矣。

許萬年的門緊關著。林有利拍擊門板，能多用力就多用力。

煙霧妖嬈上鑽，滲入樓梯間、牆縫與那些穿梭內外的破損管線，並沿著老朽的廊道蔓延，再蔓延。

「萬年仔，萬年仔，開門啊，火燒矣。開門啊。」

許萬年聽見門外喊叫聲，他開門。林有利說萬年仔，火燒矣，緊來走，無，會死人啊。

許萬年先前沒感覺到異樣，反而是林有利的呼喊驚嚇到他。

離開許萬年房間，他們想到阿婆。兩人捶打她房門。砰砰砰，砰砰砰砰。沒有得到回應。

林有利說，要快一點，火可能很快就燒過來了。

消防車跟救護車嗚咿聲不斷，警笛彼此交替又時而重疊鳴響，尖叫似地從遠處趨近。

他們兩人合力衝撞那片朽舊門板好幾次。門板終於破了，阿婆還在床上側躺身子熟睡著。林有利等在門邊，許萬年進去拉開棉被抱起阿婆往門外跑，說這樣比較快。

烈火與濃煙在靠近路口的底層燃起，然後竄高。煙霧很快要追上他們，在那之前，他們三人抵達電梯前方。

「電梯會不會突然壞掉?要不要走樓梯下去?」許萬年問。

「樓梯囤太多有的沒有的廢物了，更難走。」

「那坐電梯好了，如果壞掉，就是命了。」

林有利戳了好幾回下樓鍵。電梯門開啟，光束射出，沒有人在裡面。電梯門要關了。阿婆已醒，許萬年讓她下來，告訴她：「阿婆，大樓火燒矣。」

「夭壽，哪會半暝仔才咧火燒。」阿婆很快聽懂，忍不住碎唸。

電梯啟動時晃頓了下，準備開始沉降。標誌樓層的燈號閃爍，明滅不定猶如星辰。在這三人共處的小宇宙，時間與呼吸似乎一齊凝結了。林有利翹首仰望，生平第一次，他對著星光祈禱起來。